



# 艺术猪

支取生活的片断

刘庆和 著

河北美术出版社

# 艺术猪

支取生活的片断

刘庆和 著

河北美术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安兵武

整体设计：陈淑霞

技术编辑：毛秋实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艺术猪 / 刘庆和绘. — 石家庄: 河北美术出版社,  
2007.9

ISBN 978-7-5310-2920-5

I. 艺… II. 刘… III. 中国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45828号

## 艺术猪 刘庆和著

---

出版发行：河北美术出版社

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，邮编：050071)

制版印刷：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

印 张：5

印 数：4000册

版 次：2007年9月第1版

印 次：2007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50元





屏风 200 cm×60 cm×5

2006 纸本水墨、金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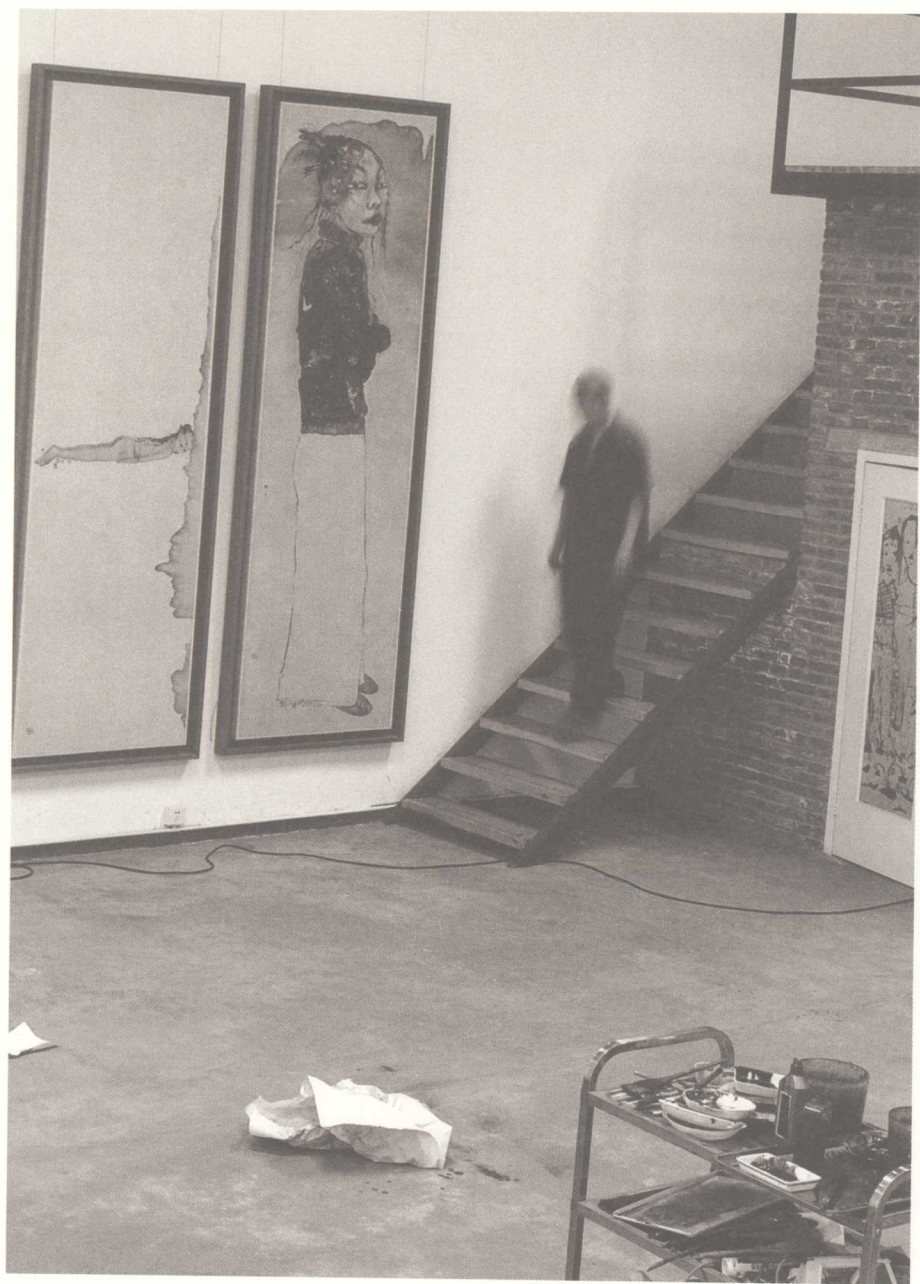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几种假设

有几种假设，艺术猪在排队，我是旁观者。或者，我在排队，艺术猪是旁观者。又或者，旁观者在排队，我和艺术猪都是旁观者。又或者——这几种可能哪个让我更接近艺术的本质，哪个让旁观者更清醒，有意义吗。如同庙会一样的艺术盛事，让每个参与者都涨得满脸通红。当代艺术似神话般地教唆着人们，人人都拥有了自己的梦境，只好等待自己梦醒。

我排着队向前挪动，我旁观所以能清醒，我希望换一种方式活着。然而，在今天，我的生活已然固定，几乎没有其他生活介入的可能，所以我把艺术的事情看得比其他重。又一个以画易物的电话，又一个有关展览的计划——我可以以画支取生活，想想也值得。人生总要有一职业，比如职业政治家，比如职业运动员，比如职业演员，也比如像我一样的职业画画。比较而言，我的职业还能倚老卖老，即便行走蹒跚也还可以活跃在艺术教育战线。我遵守公德，排队自律，我参与艺术炒作，也可以作为旁观者隔岸观火。

刘庆和 2007年9月写于环铁艺术城



## 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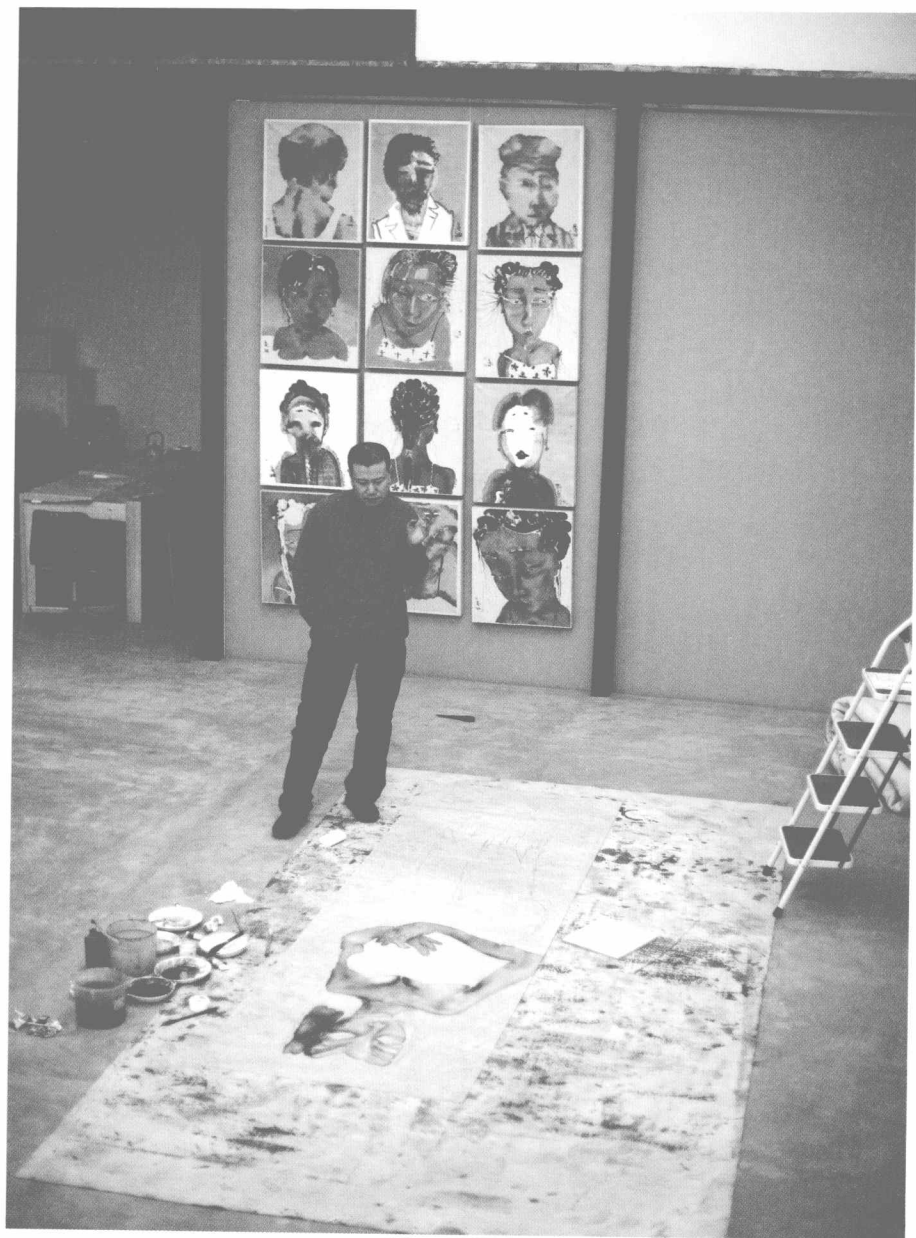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艺术猪          | 1   |
| 排队           | 5   |
| 旁观者          | 8   |
| 隔岸           | 11  |
| 不惑和疑惑        | 13  |
| 状态老王         | 17  |
| 惊蛰           |     |
| 摇椅上的狂想       |     |
| 踏青           |     |
| 鼻烟壶与行为艺术     |     |
| 主题宣言         |     |
| 四十不惑         |     |
| 心迹           | 25  |
| 碧塔海          | 32  |
| 絮叨           | 34  |
| 有关主题的议论      | 37  |
| 创造的乐趣        | 41  |
| 远离时尚的真实      | 44  |
| “唯一乐趣”与“苦学派” | 48  |
| 线的叙说         | 50  |
| 对话           | 53  |
| 作品           | 57  |
| 艺术家简历        | 147 |

## 艺术猪

猪与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，猪肉是最主要的副食产品，我们离不开猪。然而每日可见久而久之也就不太在意了。可是最近几个月，猪的人气突然大大提升。64%的价格攀升，让不识猪肉味的我们又觉得猪肉像以前那么香了。涉及猪的话题也越来越多，大学生中途辍学回家乡养猪；借机哄抬肉价被媒体曝光；百姓在农贸市场望猪兴叹等等。猪肉放在菜篮子里沉甸甸的，连总理也一再指示各级领导，一定要抓好百姓的菜篮子工程，一时间猪和人都忙。

猪很忙，忙着吃喝等着出栏，所以没时间思考吃喝以外的事情，这和前一段时间的境况完全不同。此前，闲得无聊且吃饱了不饿的猪，能时不时地在艺术圈走上几遭，让艺术界刮目相看。五月的北京别来无恙，继续做着五月本该做的事情。地处京城东北一带，以798为中心连带草场地、艺术东区等处，被一片艺术的节日气氛所笼罩，嘈杂的人群中不时传来欢声笑语：艺术啦，艺术啦。因为艺术，废旧厂房得以改造，因为艺术带动周边产业失业人员又上岗，因榜样的力量绘画开始从娃娃抓起。在通往艺术盛事的路上，我们兴致勃勃，每个人都是一副快乐模样。谁都没太在意的是，和中外人士一道赶场的还有一头猪。这是一头很普通的猪，与其他的猪没什么两样，只是腰胯上系着红绸带以示嘉宾身份，夹在我们的队伍中迈着碎步哼哼着向前行走。本来，人们早已对这样的既不同凡响又滑稽可笑的场面见怪不怪，只是走着走着猪兄不干了，在出席开幕式的路上，艺术猪见到了路旁有一汪脏水，触景生情，便没涵养地赖在水里打起滚来，让中外人士驻足观看，带来负面影响。无论赶猪人怎样鞭抽、脚踹、生拉硬拽都不起作用。猪本快乐，但艺术猪性格起来也如此倔强。猪很少像狗那样，眼睛往上看，追着人的眼神和盘子里的骨头。猪目光短浅只顾低头走路，边走、边嗅、边拱才看见路边的水坑。一天下来，开幕酒会不停赶场，除了常听到美女的尖叫声以外，没有其他任何收获，掌声酒水与它无关，猪累了。

我见过不少的猪，在乡下，猪属于既聪明又固执，可爱又讨厌的家伙，因为迟早猪的全身上下都要被人食用，所以猪的生活态度属于破罐子破摔，生存环境也十分恶



环铁工作室 2007

劣，生活始终不遭待见。但此时的猪非彼时的猪，猪是以艺术猪身份手执参观券出现在艺术界的，当着众人的面谁都奈它不得，于是，只好容得艺术猪索性自己和自己玩起来。猪不知，其举止已不自觉中成为“行为”，自以为耍耍小脾气，实为正合当时气氛，或是打乱了主办方的初衷，或许，正是主办方的计谋。所以称其为艺术猪，不为言过。

回想起来，此番艺术猪并非处女猪。早在1993年徐冰的一部作品，其主角就是猪，身上印着中外文的公猪和母猪，在大庭广众下不由分说忙碌起来，比起今天的猪不过就在路边喝水打滚，要狠得多，也幸福许多。可见，猪已是资深艺术家了。我之所以说起猪，到不是因为猪能与吾辈一同出入艺术殿堂而心中不忿，只是在面对现实地想，猪已经有艺术史了。人类艺术发展到今天有猪同道，还有什么可想见的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猪除了艺术家身份以外，还有一个本职工作，就是长肉。长肉是好事也是坏事，猪还没有为了延长寿命躲过杀机，而控制饮食的主动意识。这一点艺术猪也不例外。时下，艺术空前的繁荣，大有其他行业为艺术让路的趋势，艺术猪趋利避害，行业之间身份置换，随之内心膨胀、忘乎所以也在所难免，所以根本没把自己有可能和粉条子炖在一起当一回事。猪过得从容，珍惜生命的每一个快乐时刻，至少相对于我们。因为紧跟着，全国范围的猪肉涨价了，猪被注水了，这对猪不是什么好事，也包括了艺术猪，因为猪毕竟是猪。我热爱艺术由来已久，目前连带喜爱上了猪。我心里想，在不得已面对无法刷新人类艺术史新纪录的现实之下，我有何作为，假如真的为猪的艺术史做了些什么，猪会买我账吗？在这猪肉价格大涨的时候，我去赶猪潮内心很不自在。好在人群中不乏更热爱猪的人。“好可爱的猪猪噢”，新锐艺术家嗲声嗲语叫道。我游离的目光又回到那汪脏水中。

关于猪的身体里有多少艺术细胞，是否随着肉膘一同长，无从考证。但猪给人类带来的快乐是无穷尽的。伴随着人的成长，猪肉一直是我幼时奢侈的想往。与牛、羊相比，猪的生活总是浑浑噩噩，没一点积极向上。牛身上具有一种精神，羊被视为弱势群体。而猪呢，我们对它的爱和关注只停留在嘴里。如此看来，我们对猪是有些不怀好意，在猪肉不再是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的时代，猪才赶上了艺术时代。艺术时代的猪还是猪，那路边的脏水可以证明猪还是性情中猪。随着艺术淡季的到来，反串一下的猪又回到自己的生活之中，从这一点来看，猪明白它还是猪。

刘庆和 2007年9月写于环铁艺术城



《有人》在创作中 2007

## 排 队

我们生活在群体社会中，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追求大体上相同，就生理而言我们需要进食，时间又基本一致，由于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让所有的人得到满足，就只好有所约束、克制，其最好方式就是排队。依照人的欲望需求，排队是不符合人性的。谁都喜欢张嘴就吃、伸手就拿、唾手可得，因此，排队纯属无奈。排队伴随了人的一生，一个人从孕育到降生再到长大成人，一路排队等候前行，在秩序的约束下了却一生。我们排着队的生育、吃饭、工作，排着队地接受领导的表扬和批评。

40多年前，我排在队伍里准备和小伙伴们一同茁壮成长，却赶上了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。我们排在队末踮着脚向前面张望，数着菜市场里的西红柿数量，比对我们前面队伍的人数；我们排着队报着数：1、2、3、4、5……稍息立正，向前、后、左、右地看齐。我们排着队等待体检，排着队走向天安门广场，也曾扛着锄头兴奋地走在田野上。我们在那首固定的音乐伴奏下，排着队走上主席台领奖，当然，我们也排队划价、取药，提着裤子等待如厕。经过几十年的排队，逐渐明白了前、后的区别，也慢慢地学会了与人为伍，何时甘居人后，何时抢在人先的人生哲理。

24年前，我排着队登上列车，来到北京这座我早就向往的城市。由此，排队对于我就有了新的含义。因为我慢慢发现，这个城市的排队现象与我原先的想象不太一样。我们依然排队，但没有人在数西红柿的数量。我们还是排队等候前行，但是排队行为已经成为潜在的约定，生长在我们欲望的神经中。规则和权力化身为秩序，在责令或规劝着我们按照条文规定地做事情。我依然夹在队伍中，往前看，榜样人头攒动；往后看，后辈人如潮涌。我磕磕绊绊，道路两旁竖满指示路牌和红绿灯。

我排着队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高级职称。排着队分配到一套住房。除了这些可见的排队现象以外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慢慢滋生了一种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毛病。就是我在厌恶排队本身的同时也迷恋上排队。我排在队尾的时候希望秩序出来对我有利，排在队前面的时候希望身后有无穷尽的人继续排队。坦白讲，我厌恶所有的不排队现象的同时，也有了不规矩排队的愿望。当年，我排在中国画这支队伍的后面，也是



与老武 2007

踮着脚望着前方。前方站满了人，等待着中国画的真经传递到手上。我看到我的导师远远地站在那里，我悄悄地挤了过去，夹到老师的前面，我理所应当遭到秩序的指责，这一切都被老师挡在了身后。我把重复的学习当作无谓的排队，当然这是我冒着风险的加塞行为。

众所周知，相对于其他画种，中国画更具有秩序和规律，各类画谱足可以证明，没有哪个画种能有那么具体的路数捷径，指引初学者在较短的时间里，进入到中国画独特的制作欣赏状态之中。从研墨开始，就间接地介入到中国画的系列技术细则里，学习的方式是随着老师的视线，发自于老师的心象。心象本是“我”，但是这个“我”实际上是老师的“我”，或者说是老师的老师的“我”，并非是自己的“我”。这种看上去算是孝顺师傅的学习方式，实际就是在遮蔽自身的创造力。中国画的图像同样可以介入到图像的概念里，去探讨它的技术和规律。图像的感染力并不以技术和规律为前提，当规律逐渐转化为规则，又成为某种秩序后，规律就成为中国画学习当中，可以预见的期待目标的阶梯。艺术创作当中的偶然激情迸发，就离我们逐渐远去。由此可见，中国画的由浅入深的，循循渐进的程序，也等于是一种学习过程的排队方式，已成为硬道理。言至此，排队和中国画学习到有何联系似乎已见分明。然而，问题并非在于排队本身，而是维持现场的秩序和终于排完队回头观看身后长队的心态，才是我们值得讨论的话题。排队先行者热衷于欣赏身后长长的队伍，不时流露出过来者的语重心长。饭要一口一口地吃，队要一步一步地排。于是，为了充实地排队去搬前面码放的一堆砖，大家在不停地传送着砖头，根本没在意搬走的砖又循环回来。砖的棱角已磨圆，已无法谓之砖。搬砖精神是因为无奈才宁愿、宁可，还是我们已经愉快地接受了这种搬砖精神。作为秩序的化身呈现的强势，又以多种具有说服力的理由，提示着排队的道理和意义。而情愿接受这种排队和搬砖精神的人，已然割舍不掉排队带来的集体的愿望诉求和有价值的期待。

从人生之旅的最初生育排队，到为了基本生存而排队，再到意识的深层里培育成的排队搬砖精神，一直到磨炼成为秩序的化身，我们经历了一个无知觉中又被后来者惯性推动的排队过程。当艺术生活中的排队与生活中的排队完全一致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回忆起往日生活中的排队心态，为艺术排队助力。随之，艺术发展也就停留在人为的规定和潜在的规则之中了。这是与艺术生活，尤其是具有创造性的艺术生活完全背离的现象。

刘庆和 2007年9月写于环铁艺术城

## 旁观者

走在云南的山路上，你会发现有一支修路大军，在不停地与大自然做着抗争。从丽江向香格里拉方向前行，一路上多是绕着山走。沿着盘山路，上有高山仰止，下有金沙江涛声滚滚。道路崎岖险恶不说，经常担心前面塌方路断。公路沿线住有彝族、纳西族、藏族等多个少数民族，少则十几个人，多则几十甚至上百人组成的修路大军，在蓝天烈日的衬托下，鲜艳的服饰，黝黑的面庞，手捧石头看着过往的车辆。

可以说，山区的人们已经想尽各种办法，防止泥石流，防止山体滑坡。一路走过来，与自然斗争的方式各有千秋。然而，离开香格里拉不久，就听说金沙江涨潮泛滥，淹了路面；连日大雨倾盆，引发泥石流冲垮了路基，此时再想想那些坚固设施，也只能算是一厢情愿的事了。我虽然难过但也庆幸。难过的是公路毁了，人力物力付之东流。庆幸的是远离了灾难，毕竟与我无关。我不过就是一个旁观的过客而已，那里的人们照样生活，于灾难面前照样坦然。

从心底来说，我希望那里的生活不要改变，只是修好路。

以快捷便利的方式，走到不受外界干扰的穷乡僻壤，旁观原始的生活，是我们最划算的事情。我要随时从我生活的城市，一步跨到离当地生活一米远的地方，看着农民，感动自己，然后再回到城市里去赞美他们，因为，这是我艺术家的职责。我热爱自己的生活，又喜欢别人也热爱自己的生活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保持那种状态的生活。这听起来像是展厅里放置一个沙盘，供人们俯瞰。当听到有人不无惋惜地讲，某个地方再不比当年，民族服饰已换成了西装，土炕已换成了席梦思床等等，我就有同感。这是我们集体的发自内心的遗憾。

前一段，有一个表现农民在城市里打工的画展，展览的宗旨是画家以其艺术表现，引起人们对城市弱势群体的广泛关注。策展人要求每个画家写一段话，我是这样写的，现在看起来是有些低调：人们开始意识到聚集在一起更有利于赶奔前程，奢华与贫穷在群体的脚步中就拉开了距离。梦想依靠在他乡实现，不得不迈开犹豫的步